

風流 書畫家

陳文道／著



米芾

中國掌故叢書

27

風流書畫家

——
米芾

陳文道／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120元

中國掌故叢書27

風流書畫家——米芾

作者 / 陳文道

發行人 / 楊炳南

責任編輯 / 吳淑君、張慧茵

出版者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2樓之3
(和平西路・牯嶺街口・金鼎鴻福大廈)

電話 / (02) 367-1122 (代表號)

傳真 / (02) 367-7667

郵撥帳號 / 0583759-9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營業時間 / 早上8:30至下午5:30 (大量購買請先來電)
星期六下午暨國定假日休息

登記號 / 局版台業字第2855號

印刷所 /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頁數 / 224頁 (80磅)

初版 / 中華民國82年1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本書原出版社：人民中國出版社，經作者授權本公司在台灣及香港地區出版發行

ISBN 957-686-047-4

《目錄》

風流書畫家

——米芾

I 目 錄

序跋	1	畫雀點睛斥俗物	52
心領神會勤攻書	4	慨然賦詩憤不平	58
妙語點睛自成體	8	題聯得畫獲饋贈	69
笑罵御使辨忠奸	12	巧放窮漢懲惡紳	73
醉酒焚畫明心迹	17	易頭換帖求真迹	76
以假亂真戲奸相	23	師承伙夫學絕技	81
荒郊露宿夜拓碑	30	自號米顛承聖恩	86
雪堂聯句結厚誼	35	金殿論書驚御座	92
廣聞博見識真偽	47	丹青永絕仕女形	104

鳥籠解難救摯友	·····	119
走馬上任揚美名	·····	125
觀畫斷案伸奇冤	·····	130
戲謔蝗害譏奸佞	·····	137
畫禮祝壽藏識語	·····	141
贈畫賑災施巧計	·····	145
半聯萬金斗權貴	·····	148
蟋蟀結案息訟爭	·····	155
玩石丟官自得意	·····	159
滿船書畫揚歸帆	·····	166

重金贖扇枉遺恨	·····	170
戲筆題字揭醜類	·····	176
黑雪封門滅惡棍	·····	181
智贖名畫恥貪愚	·····	189
米點真功驚朝野	·····	194
以鞋代筆顯高技	·····	199
巧計保媒促姻緣	·····	202
愛才若渴教孺子	·····	206
玄珠刻畫慰平生	·····	212

序 跋

以正傳奇晉風流

米芾（芾）——中國宋代著名的書畫家。

《宋史·本傳》稱其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

《宣和書譜》載：「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有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

《蔡志》謂其米氏山水、人物自成一家。變古創新、妙意師真，超出筆墨蹊徑之外，「一洗萬古凡馬空。」

米芾深通書法畫理，實踐有素，能人所不能，知人所不知，傳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

在宋代書畫壇上，實可首屈一指。他在世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請求碑榜，藏而戶外之屢常滿。」《宣和書譜》。連精於書畫的宋徽宗、高宗也愛他的書法，廣爲搜羅，藏之內府；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很賞識他，「嘗摘其詩句書扇上」；勢焰灼人的權相章惇和蔡京，都和他有過交誼；文章詞賦名滿天下的蘇軾稱他爲「天下第一等人」，曾題詩讚道：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

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痴兒出饒水。

錦囊玉軸來無耻，粲然奪真疑聖智。

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余乞米。

米芾自謂其書爲「刷字」，其畫爲「心畫」，所以（宋）·孫觀在《鴻慶集》中稱「故其書亦類其人，超軼絕應，不踐陳迹，每出新意於法度之中，而絕出筆墨畦徑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中國畫學全史》稱米氏雲山，遠倣王洽，近學董源，好似積墨點寫，滿紙淋漓，天真煥發，開「雲中山色，四面峻厚」之畫風。

米芾不僅書畫雙絕，而且著作詩文甚富，加之一生行徑顛狂，舉止怪癖，世人稱他「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宋史·本傳》謂其「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關於他的遺聞軼事散見於多卷宋人筆記中，還有《中岳外史傳》、《海岳遺事》、《米襄陽志林》等專輯傳於後世。

《書學史》載：「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徙襄陽，官至禮部員外郎。」他自稱楚國後人，因而別號米襄陽。並留下宗脈世居襄陽米莊。

米芾後裔爲緬懷先祖，在綠水長流的漢水畔建祠以資紀念。由於米芾盛名享譽海內外，所以米公祠被列爲重點文物保護區。現已擴建爲米芾紀念館，成爲旅遊觀光的聖地。

筆者從米芾紀念館的顧問——米芾第二十七代孫米高秦老先生的「口碑」和歷史「勾沈」中，搜集到大量關於米芾的神奇古怪的傳說，經過篩選結集，作爲米芾正史以外的傳奇，載下風流米芾晉風流的種種妙趣橫生的故事。

心領神會勤攻書

自從宋太宗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朝廷怕掌軍權的擁兵滋事，重文輕武，世俗風氣都是「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米芾的祖輩大都是武職官吏，自然被一些人看不起。父親米佐雖然官做到將軍，但仍然改變不了赳赳武夫的門風。於是，他開始讀書學儒。誰知好景不長，米佐中年喪生，母親閻氏只好把讀書傳家的希望寄托在幼兒米芾的身上。

米芾幼時，很有幾分聰慧，五、六歲的時候，他母親當日教他所讀的律詩，次日讓他溫習，幾天後就能朗朗地背誦了。後來，他進蒙館讀書，詩書背得滾瓜爛熟，可就是字寫得像蚯蚓尋娘一樣難看。先生覺得這樣下去很不好，就用描紅字本手把手地教他。過了些日子，米芾的字寫得逐漸比其他蒙生要耐看，少不了受到稱贊，就雲裡霧裡飄飄然起來。母親很擔心，苦口婆心地給他講古人拿紅葉臨學書法的事，開導他只有天長日久地研習，才能妙絕於

世。先生還拿出前人的一些法帖和碑刻拓本讓他觀照，使他慢慢地覺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他認真地對照著字帖和碑刻拓本，反覆琢磨，把每個字的間架結構、筋脈氣韻映在腦海中，寫字著了迷，先生所發的紙，他三下五去二就寫完了，就找來塊青磚隨身攜帶著，一有空兒就筆蘸清水在上面橫寫豎劃，逐日書藝獲得進步。

有一次，先生布置習字，臨時有點事出去了。他回來一看，米芾把所發的紙原封不動地放在書桌上，却在青磚上抹來劃去，很生氣，上前斥責道：「你不用功習字，在磚上亂塗些什麼？」

「回先生，我在習大字。」米芾回答說。

「爲什麼不在紙上練，却在磚上亂劃？」先生滿臉不高興地質問。

「我最近揣摩顏體與歐體的結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先練一練，再落到紙上，看它們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

「你把顏體還沒練到家，却捉摸起歐體來了，看來又在翹小辮子！好吧，你就寫個歐、顏各體的『大』字讓我看看。」

米芾遵命，凝神靜氣，鋪紙運毫，很自如地寫出兩個不同書體的大字來，自覺所寫的和

法帖上沒有多大差別。可是，先生連用眼角都沒掃一下，當即把紙反過來，用手指了指，說：「你哪裡是寫了兩種不同字體的『大』字，我看只點了幾個墨點子。」

米芾一聽，狐疑地說：「先生莫把紙背過來看花了眼吧？」

先生也不搭話，將所寫的字紙反過來，又把歐、顏兩種法帖一并反過來立在米芾的面前。

米芾向前細細一看，自己的紙背面確實只有墨點子，而歐、顏的字，就是從背面看，重劃剛勁如刀斬斧截，輕劃似水流花放，兩個簡單筆劃的「大」字，歐字藏頭護尾，骨力遒勁；顏字雍雍端莊，內美泛於行筆之中。兩相比較，他便自形慚愧起來。

先生看到米芾面有愧色，語重心長地說：「你的兩個『大』字只有起筆、落筆處透過紙背，其它筆劃都浮在紙上，這兩頭實中間虛的『繫馬樁』筆法為書法大忌。習字作書不但使字成形，並且要增加其風韻，你這外似內不似、表壯裡不壯，證明功夫不到家。要記住，『書者，心之迹也！』不光是動動筆，重要的是要動心，不僅要觀其形，亦要悟其神；只有心領神會，才能真正把字寫好。」

米芾遵照先生的教導，勤於攻書，認真領會前人的筆意，書法大進。先生辭館時，見他不僅一支筆能寫多種字體，而且確實領會了各種字體的奧妙，所寫的字從裡裡外外看，都是

氣韻生動，風彩飄然，十分高興。但想到響鼓還須重槌敲，臨走時，他對米芾說：「你我師生一場，臨別無物可贈，僅有一個書軸相送，望往後好自爲之。」

米芾送走了先生，展開書軸一看，只見上面龍飛鳳舞地寫著：

氣骨真當勉

規模不必同。

米芾看後，細細品味，頓時熱淚盈眶。原來先生誨人不倦，人雖然走了，但仍在教導自己學書不要因師古有了點名堂又端起架子，要走自己創新之路。

後來，米芾爲了接受告誡，就把先生臨別贈言一直掛在自己的書案旁。

妙語點睛自成體

月朗風輕，漢水在明月中泛出粼粼的波光，顯得比白天更加美麗。

米芾佇立江邊，時而長吁短嘆，時而雙眉緊蹙。陪伴在他身旁的妻子許氏，看到丈夫像缺莖少蔓的瓜秧子一樣沒精打采，輕聲細氣地勸道：「我看相公在家作畫寫字總是悶悶不樂，才趁明月高照之際陪你到這寂靜無聲的江邊散散心，何必還要煩惱哩！」

「唉！」米芾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我學寫了幾年的字，長進不大，怎麼不叫人發愁啊！」

「俗話說，鐵棒磨成針，功到自然成。官人再多練練就是了。」許氏安慰道。

「我看再練也是白搭。」米芾嘟囔道：「夫人爲了幫助我學書法，節衣縮食，花了不少的銀子買來了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王羲之父子等人的真、草、隸、篆各種字體的碑帖，

我一本挨著一本從早到晚不停地摹練，紙筆不夠用時，還用手指到處描呀寫的，練了這麼幾年還沒把字練好，看來我不是成大器的料啊！」

「相公不必自暴自棄。有道是藝好學，竅難得，恐怕總還沒有摸著門道吧！」許氏開導說。

「夫人經常對我說，積跬步，至千里；匯細流，通大海。這幾年我練字，將筆寫禿了幾大捆，把石硯磨穿了好幾個，但書法還是長進不大。」米芾有些煩躁地說，「不知還有什麼竅沒有摸著啊！」

許氏一時也找不出合適的話來安慰米芾，便將身子緊緊地偎依在他的身旁，訥訥地說：「別心急嘛！再多練練，保險有一天你會成為天下有名的書法家的。」

米芾早就巴望著一舉成名，習字多年，還是跟在古人後面打轉轉，心中不安，聽了夫人不鹹不淡的話，倒添了幾分怨氣，一時找不到岔子出氣，他就悶聲悶氣地用手指在夫人的背上畫起來。

許氏奇怪地問：「你在我背上亂抓啥呀？」

「妳不是叫我要多練嗎，我是在妳身上練字呀！」米芾說。

許氏對丈夫反常的舉動，沒作計較，反而噗哧一笑，反問米芾道：「你自己的腦子管著自己的身子不去用，爲啥要在別人身上練來練去呢？」

米芾聽了夫人這句話，心中像敲響了警鐘；對呀，這字體好比身體，我應該動腦子創自己的字體，爲什麼老跟著別人的後面練來練去哩！

他想到這裡，覺得自己這幾年習字進步不大的問題正在這裡，趕忙向許氏打拱說：「多謝夫人指點。」

許氏見米芾的顛勁上來了，用手指輕輕地點著他的額頭說：「一家人還說兩家話嘛！」

米芾還在想書法上的道理，聽三不聽四，接過話頭，便說：「對！一家還學（說）兩家劃（話）嘛？我照夫人的金玉良言，保證能先須有法，終須無法。」

許氏見米芾沈浸在書藝中，便携他高高興興地回到了家中。

米芾哪裡顧得上兒女情長之事，從此閉門練書法。他先摹練顏體，嫌它結體太寬，於是便學柳公權，按許氏所說「一家還學兩家劃」，很快結字便緊密起來。後來，了解到柳公權出於歐陽詢，又攻歐字，學的時間長了，覺得太死板，就丟掉去學褚遂良、二王的筆意，然後深入探索魏晉書法的奧妙，再兼取篆書和隸書的長處。時間長了，他拋開了諸家的碑帖，獨

自琢磨，反覆按照自己體會的路子運筆，終於創出一種大家都稱讚的新字體。書法行家們聚在一起，誇獎米芾說：「先學好一家，然後旁及諸家，再熔鑄諸家，便自成了一家，實在是了不起啊！」

米芾聽了這些話，却自謙地說：「我學書法原是見一家學一家，幾家功夫都不到家，後來是夫人妙語點睛叫自成體，才在書壇墨林裡成了自己的一家。」

笑罵御使辨忠奸

春暖花開，風和日麗，大小官員都隨著宰相王安石來到御花園內春遊。

王安石雅興大發，踱來走去，聯句賦詩，賞花詠草，悠悠逗樂子，最後，來到一棵古槐樹旁歇息。他見無數新葉從高高的枝丫上長出，柔嫩精神，油光新綠，又見樹身斑斑駁駁，蟲蛀蟻爬，聯想到大宋社稷和變化中的風風雨雨，心中像抹了把槐花汁一般，又澀又苦。他思前想後，停下脚步，盯著古槐樹出神。

「咚咚」一陣脚步聲響。

王安石抬眉放眼，看到自己的門生呂惠卿攀著秘書省校字郎米芾走過來，心頭一震：這個能寫會畫的米芾，靠母親奶大當今皇后的辛勞，乳臭未乾，就被聖上恩蔭為秘書省校字郎。說不定他也是只綉花枕頭，看著外表華麗，內蕊却是一團敗絮；再看門生呂惠卿那善眉笑臉